



文学丛书
(第一辑)

张翔 著

YANERLIN

燕尔林



 青海人民出版社



文学丛书
(第一辑)

张翔
著

燕尔林

青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张翔，笔名淡淡如水。20世纪60年代出生于关中渭北平原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87年宝鸡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作为一名热血青年自愿投身于格尔木发展建设之中。历任机关秘书、副主任、主任，格尔木市纪委派驻教科文卫生体口专职纪检员等职务，现任格尔木市东城区纪工委书记。

业余文学创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1995年随笔《点亮心灯在自己》在《青海日报》发表。创作体裁经历了格言，散文，随笔到小说的转变。陆续发表散文、随笔、小说约40万字。



文学丛书

(第一辑)

心无杂念

我住长江头

周话

纸上涟漪

丑石集

流云划过高原

碎月

燕尔林

责任编辑：成国仙 王 伟

封面设计：周 涛

《昆仑圣殿文学丛书》(第一辑)编委会

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主 编 王 韬

特约编辑 曾春桃 唐 萍



总 序

文学,自古以来就在社会生活、人类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几千年的辉煌历史更加如是。纵观中国历史画卷,皆是浩如烟海、灿如珍珠的文学艺术佳作。它们在各个历史时期,激荡着人们的精神,警醒着人们的灵魂。

格尔木,建政时间虽不长,但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昆仑文化影响,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共生共长,各种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尤其是近年来,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东风,格尔木的文化事业取得了显著成绩,格尔木市文联也紧紧围绕省州市委的工作大局,紧扣时代脉搏,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在育人才、出精品、铸品牌上下功夫,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营造了浓厚的文艺创作氛围。

为讴歌时代精神,进一步培养壮大文学创作队伍,市文联于近期出版“昆仑圣殿”文学丛书(第一辑)。据悉,此套丛书共8本,体裁涵盖了小说、诗歌、散文、随笔等文体,是市文联1982年成立以来主编出版的第一套文学丛书。作者来自我市的各行各业,既有机关公务员、也有曾经的医务工作者;既有文化工作者,也有一身的“橄榄绿”……他们虽从事着不同的职业,但都深沉地爱着这片土地和文学,都在用各自不同的视角和文笔表达着、抒发着、拓展着自己对人生、对生活、对这片雄浑之地的爱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纵观这部文学丛书,有的作品粗犷豪放,有的作品娴静细腻;有的作品潇洒自如;有的作品含蓄隽永……

当代文学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繁荣,又经过商品经济大潮和多元文化的洗礼,如今已变得较为平静与从容。这证明文学体现得更多的是恒久的力量和这种力量在作品中产生的深远影响。这份平静与从容,是文字经过心灵过滤后才有的平静,是审美自觉与文学修炼后的从容。静而思远,当平静不仅作为文学活动的心态而成

为某种品格,文学才会变得坚实。

庆幸的是,如今拥有此种品格的作者越来越多。这是国家之幸,也是民族之幸!

如今我们都在提“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是一种理性认知,主要体现在对本地区、本民族历史发展的深刻洞察和准确把握;文化自信是一种精神指引,主要体现在对本地区、本民族文明进步的坚定信念和主动担当。希望我们有更多的作者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在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文艺都能发时代之先声、开社会之先风、启智慧之先河,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导”。

以昆仑山为外延,以柴达木为内涵的海西地区,远古以来就有人类居住活动。这里蕴含着许多鲜为人知、独一无二而又十分宝贵的历史和文化资源。这里不仅是矿产资源的“聚宝盆”,同时也是历史文化的“聚宝盆”,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历史文化资源异常丰富。这里的昆仑神话、西王母神话、吐谷浑王国以及柴达木开发历史、民族宗教、民风民俗等吸引着许多学者探寻的目光。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从这片神秘的土地走向全国。

海西是片充满希望,充满梦幻的热土。这片热土远古与现代并存,神话与诗和远方同在。大有可为。希望有更多的文学爱好者扎根这片热土,让火热的生活通过作者笔端诗的浪漫、散文的梦幻、小说的多元使更多的人认识格尔木、走进格尔木、触摸格尔木,使昆仑山、西王母瑶池、胡杨秋色、玉虚峰等景观为更多的人所熟知;让昆仑文化、柴达木精神、“两路精神”激励更多的人……

本丛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市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本部丛书即将出版之际,我们特向各位领导和有关部门以及为此丛书奋力笔耕的文学爱好者一并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感谢!此举为我市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繁荣开创了新的前景!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们衷心希望在全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辽阔美丽的格尔木有更多更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诞生!

格尔木市文联主席王韬诚邀我为本丛书作序,信马由缰,代序。

格尔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邹 晟

形式,从来不仅仅是形式

张翔

格尔木文联在忙碌了许多年之后,终于做出了一个回顾历史、面向未来的决定:陆续结集出版格尔木作家的作品。这种展示文艺创作成果的决定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它不仅仅表现为一种形式,在形式之后隐藏着对“移民城”各地文化激烈碰撞、相互交融产生的“子文化”的尊重,其重要现实意义与长远历史意义自不待言。

格尔木市文联编辑部在结集出版第一批个人作品集工作基本就绪的时候,要求所有专集作者提供一个序言:可以请人作序,也可以是自己写序。

作为一个小说集的作者,我感到十分为难。米兰·昆德拉断言:“小说是个体想象的天堂。”小说不是作者行为、作者宣言、作者采取的立场的附庸;小说家绝非任何人的代言人,甚至不是他自己想法的代言人;在小说这一领地,没有任何人掌握真理,但所有人都有被理解的权利。

因此,阅读小说采取的先入为主、对号入座的方法与小说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作为个体想象、虚构的时空,存在的诸多可能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请谁作序合适呢?连作者自己也未必是合适的人选!细细想来,在一篇小说中,同时蕴含着众多的主题。作品中表现出的东西也许与作者的意图不尽相同,或者是南辕北辙,适得其反。语言的多样性、丰富性、模糊性在能指与所指之间常常会筑起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作者关注的、感兴趣的,未必能够表现得准确、恰如其分,绝非就是他人注视的焦点和充满好奇的未知;对于存在可能性的表现,也不一定与他人相近,或者完全一致。认同的可能微乎其微,局限,引发歧义与误解。与其让别人勉为其难地作序,还不如自己出乖露丑地自序心安理得。

在我看来,小说领地是一个神秘、神奇、神圣的殿堂,因此,如果缺乏好奇心,不感兴趣,没有怀揣欣赏的虔诚,就会连偷窥的机会都不可能有,别指望凭借侥幸冠冕堂皇地步入小说。

小说注重表现,而非再现。表现,需要一种形式!选择形式,有诸多的限制。在艺术中,形式,绝非简单的形式游戏。

总体上来说,我的写作非常明显地经历了三个阶段,两次转型:由格言体到散文、随笔,再到小说的流变。这种变化,绝对不仅仅局限于体裁与形式。

时下,“文学是失败者的事业”这一命题得到了普遍性的认可,我认为还应该加上一条:文学也是敏感者的事业。缺少了敏感,存在的丰富性、复杂性、可能性就无从体现。

我曾经坚定地认为,一个人走投无路,或者说无路可走了(这仅仅是一种比喻),也许文学就是他唯一能走的路。甭管他能走多远,是否有所建树、有所贡献。

我最终选择小说这种包罗万象的形式进行创作,是我遵从了“心灵的声音”,并把它作为精神愉悦的一种重要形式。不是因为发现了小说可能为小说家带来的丰盈咋舌的利益、亮丽触目的光环、渴望羡慕的荣耀,只是因为对它长久一贯的喜欢。记得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喜欢上了小说,喜欢得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喜欢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喜欢它的美轮美奂,喜欢它的五彩缤纷,喜欢它的庞杂繁复,喜欢它的无与伦比。可是,以我的学识与素质进行创作,长篇小说还无能力驾驭;短篇小说则受到多种主题表现的限制;在此情境下,我只能把表现的形式折中地确定为中篇小说。虽然如此,我还是感觉写小说其实很难——心有戚戚焉!

写作,是一种审美情趣的表现。美,是有意味的形式。在此意义上来说,形式包容了一切。

我的小说,除了只有1个短篇,就是6个中篇,累计35万余字。就以本稿的作品看,目前还没有最让我满意的。我的小说写作,还停留在实践尝试、文体试验阶段,远远谈不上成熟。相对来说,我很钟爱《燕尔林》这篇小说的主题,因为它是我的小说创作的处女作;比较满意《夤缘》,它体现了一个侧面的复杂性;有点喜欢《体味》这篇小说的表现形式。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小说,作为我人生的最后归宿,其实在冥冥之中早已注定。

2017年5月

燕尔林

目 录

燕尔林 //001

体 味 //049

夤 缘 //116

巧 合 //187

卸 妆 //236

燕尔林

1

多年以来,每当与好友相聚时,大家都会因为一个人的缺失而唏嘘不已。

一天,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史青莅临密水市考察指导工作,作为一名资深人员,我有幸得到他晚餐之后的单独召见。在回家途中,我琢磨,这次的单独召见,并非众所周知的工作原因,而是因为一种纯粹私人关系的缘故——圈子内外的人早就了如指掌——我与铁慎行真挚的友谊。他对我的态度仍然像当年领导对待下属一样和蔼,使人更觉亲切。“这些年怎么样?”我不知道怎样回答这看起来非常容易,实际上复杂异常的问题——是与以前的自己相比,与周围的人相比,还是与领导相比?选择不同的参照系就会有不同的结论。我知道,这种人之常情式的关心,其实只是话题的引子。如果与领导的初衷相悖,谈话会因为心境、情绪的破坏而陷入尴尬的窘境,单独召见的目的就会在重重迷雾中掩藏起来。诸多的顾虑使我难免有些矛盾和紧张。他只简单地问了一句,见我寻思良久,颇感为难,就把话题引向新的方面。“铁慎行在老家情况怎么样?还好吧?”我想,这才是召见涉及的真正主题。“他过得挺苦挺累!”我急忙回应道。他迟疑片刻,好像有几分惋惜地说:“要是他当初不离开密水,现在应该有一个比较理想的归宿吧!”如果没有我的插嘴,他的话应该是连贯的:好像是询问,好像是揣测,又好像是自言

自语,把我的思绪一下子带回到多年之前。

当时,密水市人代会已经圆满结束。史青同志毫无悬念地当选为新一届密水市市长之后的第三天午夜,没有月光,没有风声、雨声,也听不到虫鸣和其他嘈杂声。我迷迷糊糊,即将进入梦乡的时候,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心动魄地穿透夜幕侵入梦乡,打破了室内的静谧。持续不断、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聒噪之声令人烦躁至极。电话另一端的耐心由衷地让人折服,我无奈地接通电话。心想不知是哪个酒鬼又来骚扰捣乱!

这个城市作为新兴资源开发地区,是一个深处戈壁荒漠、海纳百川、集五湖四海智慧于一体的典型移民“城市”,各种地域文化在这里犬牙交错、激烈碰撞,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自独立,又相互包容的局面。受当地居民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热情、豪爽、纯朴民风的影响,这个拥有 30 万人口的城市里的白酒、啤酒、红酒消费量一直以来保持着一个较高的水平,且呈现出逐步走高的趋势。用人均消费量比较,是许多城市自叹不如和望尘莫及的。“没事了,那咱们喝酒去。”是朋友们之间的口头禅。但凡喝酒,只有一个目的:必须喝好。什么是喝好?就是要以诚相待,一醉方休。一场酒下来,要是没有人喝醉、喝倒,不能说是喝好!据“社会统计局”数字表明,每年有七到十人因为喝酒死于非命。由于密水相对比较封闭,娱乐休闲场所少,巨大的工作压力难以在有限的张弛中得到缓解,酒店、茶艺的生意就特别火爆。酒后尽情释放心中郁闷的场景比比皆是。即使在酒会散去的夜色阑珊之际,常常会有一些醉意朦胧的熟人想与你一吐衷肠;偶尔,也有一些你并不熟悉或者根本就不认识的醉酒人拨错了电话。

今晚的电话,是好友的,而不是酒鬼的。幸亏我没有像平时一样,在睡觉前拔掉电话线,否则就要留下遗憾了。

周异人电话告诉我,铁慎行不知去向。出于社会稳定的目的,组织上严密封锁,消息没有泄露。他与几个圈内同事已经忙乎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能找的途径与渠道都分头找过了,没有一点蛛丝马迹。因为关系密切的缘故,他说他不想再对我隐瞒下去,更为重要的是,想看看能否从我这里获得什么有用的线索,避免盲目的行动。当得到否定的答复时,他非常失望地感叹了一句:

“看来,他是真的失踪了!”

他的话,一下子把我抛进思绪万千、变化不定的云山雾障之中:这个铁慎行,

简直让人意想不到,分明是鲁莽!有什么天大的秘密,连好朋友都要瞒着?

除非迫不得已,我向来很少主动与人联系,尤其是在晚上。猛然听到这个消息,惊惧、担忧、疑虑迅速弥漫我的身心,百思不得其解。前几天还是好端端的,与他会面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到底怎么啦?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以至于他要销声匿迹!要是从别人口中听说此事,是玩笑或者大惊小怪也未可知,可是,周异人的话,让我惊诧之余,却不能置若罔闻。

周异人是报社有名的美术编辑,由于特殊的职业与身份,他的嗅觉从来就像警犬般灵敏,尤其重要的是,他说话做事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虽然行为乖张,有点儿特立独行,却从来不与人开玩笑。

事实证明,铁慎行确实下落不明。

而在人代会之前,没有任何反常的征兆。好端端地,怎么突然间就没有踪影了呢?到底出什么事了?

组织上看起来非常冷静,暗中却调兵遣将,进行了精密部署。一边动用有关资源,秘密派人寻访;一边采取紧急措施,实施临时预案,以防不应有的负面影响。

我们几个要好的朋友更是如坐针毡,焦急不安,鬼使神差般不约而同地聚集到一起,商量具体的探寻途径和办法。

这次人代会上,史青成为密水市第一位副省级市长,在密水建政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一时成为全市乃至全省关注的焦点。在新一轮资源开发政策的驱动下,密水市经济取得长足发展,社会事业突飞猛进,加之重要的交通和地理位置,日益凸显的政治、军事地位,三个月前,刚刚由地级市升格为副省级市。不久,对班子领导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在现任四大班子的一把手中,只有市长史青一人就地留任。

铁慎行作为密水市新闻出版局的局长,在这个节骨眼上销声匿迹实属不该,令人匪夷所思。就是抛开工作关系,从他个人的前途来讲,也是很不适宜的下下之策。随着密水市行政体制的变化,以及他的工作深得主要领导赏识的事实,不少人认为他正是春风得意,鸿运当头,人生难得的最佳发展时机。不但由正处级晋升为副厅级是铁板上钉钉的事,若不出什么意外,几年之内,成为正厅级也在情理之中。现在,每当我回想起他离去的事,才有些恍然大悟:潮涨必有潮落,月亏是月盈之后的必然。一个人如日中天、红得发紫的时候,倒霉的事也就悄然开

始了。

那个组织严格封锁的秘密终于不胫而走。围绕这件意想不到的事，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疑问，一个个没有答案的疑问，迅速演变为没有谜底的游戏。热衷于从游戏中得到刺激与快感的人们，很快又将一个个游戏捏合在一起，使本来扑朔迷离的事情成为没有秩序与规则可言的谜团。一时议论纷纷，猜测种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我知道一些细节，是几天以后的事，而知道他真正的去向，则是半个月以后的事。

听说他在“失踪”之前给主管领导写了一封辞职信，信的内容非常简要。

郑副书记：感谢多年对我的关心与厚爱！因心力交瘁，恐不能胜任今后的工作，去意已决，故致书辞呈，望海涵理解。

2

铁慎行去向不明，一时成为大众议论的焦点。要知道，当今的所谓去向不明，常常被理解为与失踪同义，就是与战争年代一个人的下落不明具有同样的意义，即生死未卜。从以后我们掌握的事实真相来看，铁慎行只不过是离开了曾经寄居过的密水市。因此，确切地说，这不能称之为失踪，只能说是离去，是暂时不知去向，不知身在何处，人在何方。

我们几个平常走得近、关系热乎的好朋友时不时地凑到一起出主意，想办法，利用所有的关系和线索，四处悄悄打探，无非就是想尽快弄清铁慎行真正的去向，离去的缘由，落脚的地方。

之所以要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一则为了澄清事实真相，希望通过真情辟谣，制止胡乱猜测的愈演愈烈；二则也是出于道义上的原因，尽一份朋友的责任、义务。

几天过去了，我们一点头绪都没有理出来。探寻好久没有确切的消息，使人心急如焚。我们急得团团转，大脑好像成为一架预先被设定，需要快速运转，却没有目的的机器，机械地重复着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在密水二十多年的岁月里，铁慎行一贯恪守自己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准

则,燃烧了自己人生最亮丽的青春年华。步入中年,拥有让人咋舌称羡的各种资源,机遇频频,可谓万事俱备,鸿运当头。面临人生历程“登顶”之际,悄然无声地隐退,其中必有原因。不论什么原因,在就要登顶之时,主动放弃,功亏一篑,毕竟是人生一大憾事。

随着年龄的增长,游子的悲切,漂泊者的孤独,日胜一日。作为一个独身者,铁慎行思乡恋家的情愫在不经意间时有流露。这种人之常情,是他离开密水的动因呢,还是另有隐衷?

二十五年前,铁慎行作为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才生,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无比的自信。由于没有任何可以依赖的社会关系以及特殊的家庭背景,被分配到原籍县中学教学,使他非常沮丧。那个时候,教师在社会上的地位远远不像现在这样受人们尊敬,确切些说,应该是很卑微的。在去与留的问题上,他非常矛盾,正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听到密水市招聘各级各类人才的消息,在极其隐秘的情形下,与招聘团达成了应聘协议,只身来到茫茫戈壁滩上的密水市,被安排到市政府担任秘书工作,与远离政治的初衷是完全相悖的。他默默地接受了阴差阳错的命运安排。当时,密水刚刚撤县建市不久,百业待举,各方面的人才奇缺,大学生更为匮乏。

铁慎行之所以应聘来到密水市,并非胸怀干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雄心,于他而言,也不是什么光彩照人、感人肺腑的壮举。他绝意“支边”,在众人眼里,只不过是因为一种怀才不遇失落感的驱使。多年之后,我才明白,事情绝非如此简单。

他原名叫铁锋,“文革”期间,由于一次偶然的事,被父亲强迫改了名——铁慎行(同时,弟弟也由铁剑更名为铁谨言)。他知道,更名对他而言,有非如此不可的隐衷,绝不像常人心目中所认为的名字——仅仅是一个人的代号,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其中,掩藏着父亲的痛苦,蕴含着父亲的告诫,寄托着父亲的期望。

多年以来,只要因故联想到家乡的人与事,想起那起意想不到的变故,他都心有余悸。

在密水市的这些年,他始终坚持一个准则,无论什么事,只要去做,就要尽心尽力做好——对得起工资和良心。对于人们趋之若鹜的名利,一概漠然淡然。由于他的安之若素、宠辱不惊,也由于他的才华,辅之以任劳任怨的敬业精神和出色的工作业绩,他很快由一名普通工作人员脱颖而出,步步不落地荣升为政府办

